

以国家重点文物

湖北省利川市

为原型创作

大水井古建筑群

这方凉水 长青苔

雨燕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这万凉水长青苔

雨燕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方凉水长青苔/雨燕著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140 - 7

I. 这…

II. 雨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2401 号

这方凉水长青苔

雨 燕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印张:17.75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插页:1

版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96 千字

定价:40.00 元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140 - 7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第

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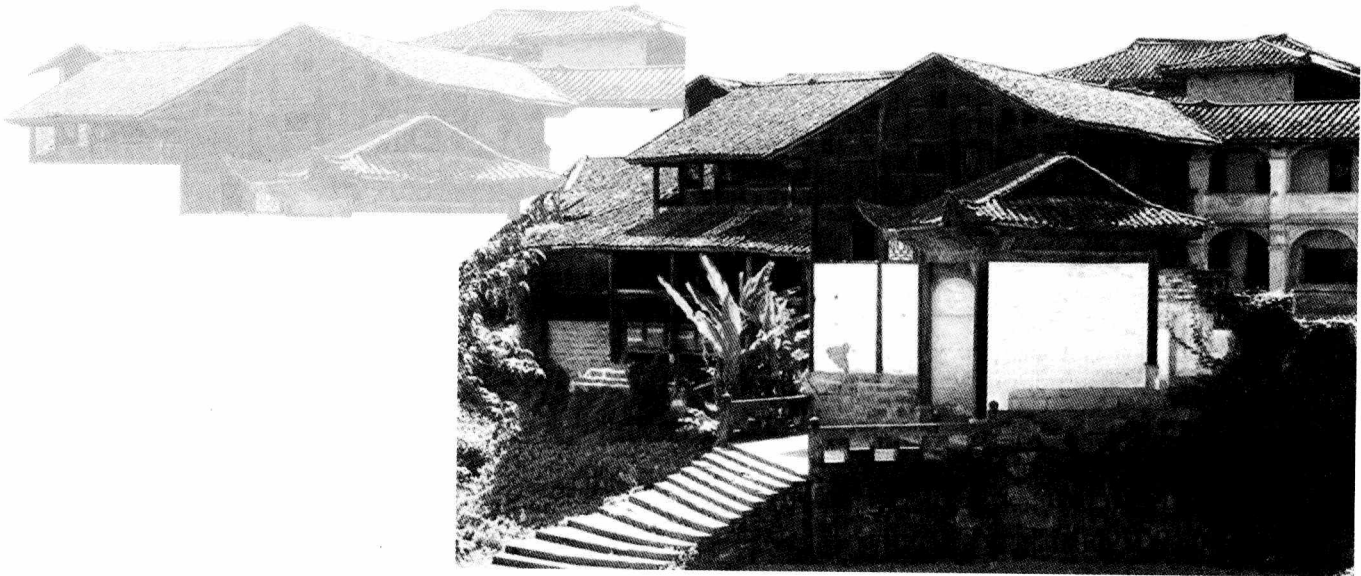
明末清初，柳家先祖柳先德从湘西一路逃难，来到大巴山区的锦屏时，是立秋之后的一个黄昏。在神仙峰对面的老鸦岭，饥饿，困乏，一阵秋风一层寒。柳先德皮耷嘴歪，肚皮贴到背脊上，哪里还有行走的力气！脚下绊个石头，仆下去，磕掉两颗门牙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他泪水牵了线线：难道我就死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喂野狗？闭着眼睛等死时，一股甜香扑面，使劲一抬头，前面有一片桂花林，林中有座土地庙。他支撑着爬进去，一缕夕阳，正穿过土地庙的小窗户，照着土地菩萨脚下一碗桐叶粑粑。他扑过去，一把抓来，啃了，歪在庙里一堆包谷梗上沉沉睡去。刚睡着，庙里泥塑的土地菩萨开了金口：“对面那地头够你繁华几辈人的，你还瞎跑啥子？”他照着菩萨的指引，跑到门口一看，一条巨大的沟壑，将一座山峰刀劈斧削般一分为二，两面白崖直插云霄，一座巨大的天然石桥横跨其中，桥上平坦宽阔，有村舍田园，桥下一道清溪，潺潺流水蜿蜒西去。他飞身一跃，便落在对面石桥上一间茅草棚里。棚子边上，一口幽深的古井升腾着五彩云雾。这时，周围的一切就奇特地变化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他就置身于一座金碧辉煌的城池，四周人如穿梭，鼓乐齐鸣，仿佛到了天界。他愈发兴奋，跟着众人且歌且舞，脚一蹬，将一捆包谷梗踢倒，稀里哗啦压在身上。他醒了，原来做了一个梦。

这时天已开了亮口，从土地庙大门看出去，啥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看到的情景跟梦里没有两样。菩萨显灵呢！他朝笑容可掬的土地菩萨跪下，“咚咚咚”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。

柳先德在锦屏落了窝。他被一牟姓夫妇收留，给了半间茅草棚。茅草棚边上有一古井，名曰“石榴泉”，四季不断。用井水做豆腐，鲜嫩爽口。柳先德娶牟氏长女为妻，两口子靠推豆腐谋生，在这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繁衍下来。柳家后人倒也争气，在神仙峰下先后开了几口盐井，家业越发兴旺。发家之后的柳家一是大兴教育，不遗余力送子孙读书，进士举人不计其数，官至巡抚、道台的就有三人；二是招兵买马，建立了自己武装，制定了家训族规，控制这一地区达一个多世纪；三是不断扩建庄园，在深山幽谷里修起一座五彩城池。

咸丰年间，时任运州道台的柳怀礼，将柳家积累的所有银子拿出来，召集了大巴山数百名能工巧匠，用了十五年的时间，修寨墙，建碉堡，雕花刻匾，将庄园扩充到六百多间。

柳怀礼非常满意自己的创举。晚年他三天两头就去老鸦岭，在老桂树下凝望锦屏庄园，每次看都看饱了。有一次，他专程请来他的老伙计——高僧空尘，去老鸦岭打望，欣赏锦屏庄园的黄昏。空尘是一位高人，不仅精通天文历法，传说还能参悟天机。柳怀礼本想对空尘



显摆，不料，空尘站在夕阳里，大笑之后白口不开。指着神仙峰的白崖长叹一声，转身离去，从此音信全无。

柳怀礼一病不起。他晓得，这老神仙一定是悟到天机，锦屏庄园日后必有一劫！要掉气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子孙都叫拢来，嘱咐他们要行善积德，谨慎做人，以免遭遇不测。

光阴荏苒，锦屏庄园在忐忑中过去了百余年。其间有几次眼看灾难降临，最终都逢凶化吉。渐渐的，柳氏后人对空尘的那声叹息不当回事了。20世纪40年代末，深山之中的锦屏庄园从外面时局变化中，隐隐感到不安。于是，又有人提及空尘大师……这年秋天的一个黄昏，一位江南女子走进了锦屏庄园。

夏澄荷与锦屏庄园初相识，正是1948年这个秋日的黄昏。她一路赶车赶船，最后换了一顶颤悠悠青布小轿，“咯吱咯吱”一路晃到老鸦岭。刚到岭上，被一阵桂子花香团团围住。又困又乏的她，精神头就上来了，几根白生生的指头掀了轿帘：“停，快停呀！”轿夫听了，把轿子落下来，好生呼吸了几口。

老鸦岭的老桂树下，夏澄荷亭亭玉立，仿佛桂花仙子。那天的夕阳红得像火，把头顶的天空烧得通红。那红光在神仙峰顶的白崖上流淌，在崖头秋叶间跳跃，像火焰，如流水……热烈，烂漫，让人莫名地激动。桂花树巨大的树冠，仿佛浮在岭上的一片青云。枝头，猩红的小花儿密匝匝的，丝丝香气溢出来，勾人的魂儿。对面，流淌着红光的白崖下，有一片金碧辉煌的城池。它坐落在一座天然石桥上，自东向西延展。褐黑色的瓦檐上面，耸立着座座叠垛，叠垛上瓷嵌的图案五彩缤纷，在夕阳的辉映下十分炫目。

“这就是子禹常说的锦屏庄园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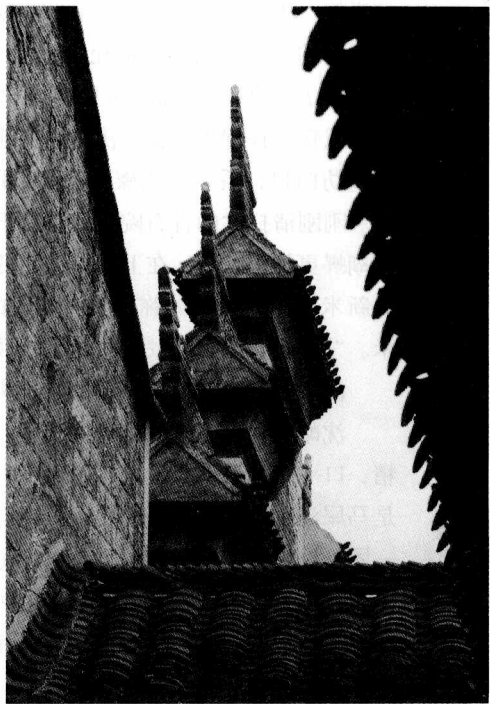
在外留学三年，锦屏庄园的二少爷柳子禹每次日白，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家的庄园。那神情，那口气，就像自己拥有一座皇宫。听得多了，锦屏庄园就在她心中生动起来，像高悬在云端的仙山楼阁。

这一趟颠簸真值啊，终于亲眼见到锦屏庄园！可以从庄园的大门走进，触摸它的每一个细节了！一激动，夏澄荷浑身的血液也和这晚霞一起燃烧起来，轻飘飘地，想飞身过去。

美丽，亲切，似曾相识。夏澄荷突然间有一种强烈的归宿感。为啥子呢？爱屋及乌，还是对古典建筑过分痴迷？都有。澄荷却更多的相信自己与这座庄园有一种神秘的缘分。从听子禹说起它开始，它就在召唤她。那声音异常强烈，有吸引力。就是因为这个召唤，她才在兵荒马乱的时节着急前来。离家的时候，父母一万个不答应。父亲是国军师长，即将开赴战场，前途未卜。澄荷执意去大巴山，使他心里又多了一层牵挂，万一路途有啥闪失，他是分身无术啊！可女儿打小就有主见，认定了的事就像吃了秤砣。这次更是像着了魔，不管不顾，非去不可。“女大不由娘！”父母摇头抹泪，一声叹息之后，只好由她去了。

接到电报，柳子禹这边的心也悬吊吊的。他盼她来，又担心山高水长，路途遥远，一个娃娃多有不便。直到昨天接到电报，说今天下午就能到锦屏，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去。晌午刚过，他便早早来到老鸦岭，心急火燎地看怀表，张望。黄昏，远处山脊上一顶青布小轿摇摇摆摆地过来了。

青布小轿里下来的果真是澄荷。她真真地站在老桂树下，双脚踩着一块光滑油亮的青石板，浅紫色旗袍，一条白色的细纱披肩，长发在凉爽的秋风中飘飞；光洁如玉的脸庞，在晚霞辉映下泛着羞涩红光……子禹的心“怦”的一声乱了，仿佛喝干了云姐姐地窖里的包谷酒。他兴奋，他陶醉，感到自己一生的幸福就在这样一个秋日的黄昏燃烧起来，漫山遍野，无边无际。“仙峰夕照”是锦屏八景中的一景，在子禹看来，以往啥时的夕阳都没有今天这么巴实。



有了夏澄荷，“仙峰夕照”才有了魂儿！他呆了，想喊，半截嗓音在喉咙里卡了壳。

柳子禹情不自禁地走到夏澄荷身后，拢了她被风吹散的乱发。澄荷不回头，晓得是子禹来了。子禹的手是温热的，还带着微微的湿润，手腕手臂都十分有力，靠过去，稳稳的，像两道护栏。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，沉醉在锦屏的夕阳下。

柳子禹去老鸦岭迎夏澄荷，锦屏庄园这边忙得热火朝天。厨房里等着新米下锅，可碾米坊长工杜兴来去低山挑新谷，昨天夜里就该到的，今儿快过晌午了，人毛都没见着。掌厨的刘妈对女管家沈岫云说了，沈岫云跑到门口去张望。刚跨出大门，看见杜兴来和几个长工在门口歇气扯闲白：“说老爷家的地骑马一天走不到边，哈个杂，不是日白！昨天我打早动身，晚上在马桥镇歇一晚，今儿回来，都过晌午了……”另外几个长工就在旁边打哈哈：“稍稍摸黑就回来了！舍不得马桥的窑姐吧！”杜兴来拼命摇着头，耳根子却红了。众人见了，非要他说出个理路来。老光棍陈三金，说起女人喉咙里就伸得出爪子，扯起嗓门大声吼：“梧桐树儿青，花开像盏灯，少年十八打单身……这头睡得溜溜光，那头牵起了蜘蛛网。”正闹得起劲，沈岫云的一只绣花鞋从大门光溜溜的汉白玉石门坎里伸出来。众人静了，一窝蜂散去。见杜兴来担着米没有到屋，沈岫云有些愠怒：“你去挑谷子，我还当你是去种谷子呢！”杜兴来讪笑，挑起担子要进去。沈岫云从篓子里抓了一把谷子摊在手心里，细细地看。谷子饱满，圆实得很，脸色温和了些：“今年低山收成不错吧？”杜兴来连忙点头：“是，是，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年成呢！”

沈岫云把上房的事情安顿好，又去了工房，甩着艳丽的菱角花边袖子，一阵风似地在工房里转。“慢点慢点，这里面有一颗稗子……”两个长工挥汗如雨，正弓腰对着一只大石碓窝打糍粑。沈岫云把他们叫住了，弯腰从碓窝里拈出一粒小小的稗子，拈在指尖上，高高地举在他们的额前：“啥子眼神呢？这大一颗稗子没看见？”白了两人一眼，把稗子往地下一扔，转身进了豆腐坊。大锅里的豆浆已经点了卤水，白生生的豆花正在清水中慢慢凝固。沈岫云抽了只筷子往锅里一扔，筷子稳稳地立在锅中间。“要得，要得！”她甩着袖子出去了。站在豆腐坊门口，看了看去碾米坊那一段曲曲折折的走廊，觉得费时，径直从天井中间穿了过去。刚刚清扫过的青石院坝，在秋阳下泛着油光光的青光，清爽，凉快。沈岫云足尖的两只花蝴蝶更加轻快了，在上面一高一低地舞蹈。“笃笃笃……”舂米的声音响得满院子都是，一股新米的甜香也四处弥漫着，朝人的鼻孔里钻……进去，几个长工已经舂出了满满一筐新米。“把这筐米送到厨房去，让刘妈好生熬一锅稀饭……”出来，沈岫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沈岫云在庄园里忙得团团转，男客李锦生却与后山的朵朵偷情去了。

沈岫云一忙，李锦生就兴奋了：看你一个巴掌能按几个跳蚤！沈岫云在外人眼里是个人精，口一张，手一双，把偌大的一个锦屏庄园料理得巴巴实实。但对于李锦生来说，她不过是马屎汤圆皮面光，一个女人不晓得怎么伺候男客，两口子一个床上睡了七八年，却始终像一团干巴巴的揉不开的死面疙瘩，每次都让人败兴。而朵朵就不一样了，朵朵是精粉和的，柔软，劲道，怎么揉怎么活泛。沈岫云是锦屏庄园的大管家，一天到晚在庄园里忙，后颈窝却长了几只眼，把他看得紧，稍稍有点风吹草动，这婆娘一颗钉子一个眼，不把你整伏降绝不罢手。



猫要吃腥，想守也守不住。李锦生从盐井跑回去，到后门口去看朵朵家的小茅屋。刚打开后门，就看见朵朵家的小茅屋上冒着青烟。李锦生心里一喜：难道她回来了？不信。揉揉眼，又上来一股青烟！李锦生浑身的劲头都上来了，掩了门就往山跑。跑了几步，又回来，在屋里翻箱倒柜，怎么也找不出一文钱来。他心里窝火，恨恨地骂：“死婆娘，以为收干我的钱我就不去找她了？”摔了抽屉，往后山去了。

朵朵正在灶门口蔫蔫地烧火，想着眼下一些烦心的事，柴头从灶里掉出来，把脚边的松毛引燃了。她一跳，赶紧用脚把它踩熄。这时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李锦生从外面挤进来。朵朵吓了个半死，定神一看是他：“背时的，你还来呀！”李锦生像箍黄缸一把抱住她：“怕个屁，她再闹，我就干脆搬过来跟你过！”朵朵好半天才喘过气来，“算了，人家有柳家那么大的后台，我惹不起。再说，你和她是原配夫妻……”李锦生双手还往里紧：“别怕，我豁出去了，大不了下老鹰岩！”朵朵猛地挣脱他：“快回去吧，不然又找上门来了。”“放心，这会儿她正忙呢！”

心里宽松些，朵朵又想起了刚刚死去的爹。早知道治不好他的病，还到城里挣那些肮脏钱做啥子嘛。“锦生，我的事锦屏都晓得了，我在这里咋过下去呢？”一说这事李锦生心里就堵得慌，就恨沈岫云这烂婆娘，把家里的钱管得梆梆紧，他拿不出一个子来，害得朵朵到城里的窑子里卖身。

“不怕，有我呢，我不嫌你！你现在哪里也不要去了，我挣钱来养活你。”“你到哪里去挣钱呢？你在盐井上的工钱，每月不是她都领了吗？”“我去别的地方做工不行吗？我们到运州城里去。”

朵朵不做声。李锦生喘息着，两只手也不安分了。朵朵听见他骨子里有一种“咕咕”的响声，她软了，化了，乖乖地顺在他的胳膊弯里。李锦生拦腰把她抱在床上。两人啥都忘了，要死要活的，把床架子压得“嘎吱嘎吱”响。

锦屏庄园大老爷柳广靖在怡心院的书房作画，却老是心神不宁。眼前白纸一张，却分明浮出一对大奶子！那是溪湾那个淋白菜的女子的奶子。昨儿傍晚时撞见，整整撩了他一夜！眼看天又黄昏，越发焦躁难耐了。刚一搁毛笔，一股香味从镂空花窗里飘了进来。抬头，看见厨娘刘妈清清爽爽从院子中间走过来。“呵——”他把思绪停顿下来，伸伸腰，眯着眼睛看

斜阳从瓦檐上洒下来，把院子里那棵巴东木莲树一半染成金黄。

刘妈端着一盘鸭掌往怡心院走，卤香飘了一路。干活的人抬起头来，使劲往鼻子里吸，看着她从身边走过去，拐弯，进了怡心院的侧门。“哈个杂，柳家这老卤水好香，怪不得大老爷好这一口呢！”

书童豆豆来敲门，刚把手举起来，门“依呀”一声开了。大老爷从里面走出来，径直去了餐厅，净手，打开一壶自家地窖里酿了几十年的老窖，把鸭掌从盘中拈出来。大老爷今天有些怪，鸭掌啃得没得章法。豆豆见没啃干净的鸭掌堆成一堆，觉得可惜：“老爷您慢用，时辰还早呢！”

柳广靖满脑子乱糟糟的，没有心思细嚼慢咽。草草用完，擦手，着一身白衫，匆匆出房门，过了天井，急急忙忙往外走。他一脚跨出大门，远远地看到老鸦岭上两个小人影。心里一惊，自己颠三倒四，忘记今天有贵客到呢。回头叫豆豆：“快，去叫大小姐二小姐到朝门口迎客人！”

柳子禹的两个妹妹柳蝉儿和柳蝶儿正在绣楼里戏闹。柳蝉儿画完一只猫，写上柳蝶儿的名字，拿到柳蝶儿眼前晃。柳蝶儿在窗子下面绣喜鹊闹梅，一看气坏了，扔下手里的针线，夺过姐姐的毛笔，在那只小猫旁边又画了一只猫，写了柳蝉儿的名字。两人嘻嘻笑过，发现两只猫竟然栩栩如生，出神入化了。蝶儿说：“姐，我们拿去裱了吧！”蝉儿点头。正叠着，远远就听见了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豆豆在楼下气呼呼地喊：“大小姐二小姐，老爷让你们去迎客人呢！”两人拉着手匆匆下了楼，朝庄园朝门口跑去。

子禹和澄荷已经到了庄园大门外的池塘边。两姐妹跑上来，一边一个抓住了她的双手，脆生生地叫她。澄荷笑咪咪地应着，左右打量这对姐妹。柳蝉儿清瘦，文静，秀气，身着一身蓝底白花大襟褂，脚穿一双青色绣花鞋。刚才还笑嘻嘻的，这会却被她看得满脸通红，很快垂下眼睑，长长的睫毛盖住了那双乌黑的丹凤眼，将一只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握在手中玩；柳蝶儿微胖，像面团捏的，眼睛圆，小嘴圆，腮边两只酒窝也圆。还没跟她说上一句话，就从枯叶上拧下一只红壳虫，硬往澄荷手心里塞，吓得她往子禹后面躲。

柳广靖在阶沿上站着，温和地招呼澄荷：“进屋吧。”自己转身在前面走了。

澄荷抬头，庄园大门上方是一道彩色的斗拱，中间有一块巨大的匾牌，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“耕读传家”。行书，阴刻，苍劲流畅。子禹告诉她：“这几个字就是咸丰年间，在运州任道台的柳怀礼太爷爷所书，那匾是上好的花梨木呢。你看，一百多年了，还崭新的。”

大门内是一个宽阔的青石板院坝，四周古柏森森，其间还有几棵红桂，满院都弥漫着桂花的甜香，一群蝉儿在树间聒噪。院坝两边是一排厢房，左边厢房有一道石板通道，通向马厩，隐隐听得见牛马的铃铛；右边一排厢房下面也有一道石拱圆门，通向那边的天井。穿过青石院坝，正前方就是柳大老爷院落的正门。站在门口，从正中央望去，从里到外有五六个天井，一个比一个高，雕花石柱础上巨大的圆柱逐级而上。子禹说，他们家族希望步步登高。

豆豆一路飞跑，叫了两位小姐，又跑来告诉沈岫云。沈岫云丢了手里的活就往大老爷院里走。穿过两个天井，爬上一道回廊，旋转着下梯子，贴身女佣珠儿从外面急匆匆地跑上来，差点一头撞在她的怀里。沈岫云脸一沉：“娃娃子家一点德行没有！张牙舞爪地跑啥子？”

珠儿喘着粗气，越急越说不出话来。沈岫云不理她，“咚咚咚”绕过她就下了梯子。珠儿又从后面叫住了她。沈岫云恼了：“咋不看事呢？我要去迎客人，有啥子回头再说。”珠儿跌撞着下楼来，对着沈岫云的耳朵：“大哥他……”“他咋啦？”“他……又去了朵朵家。”

“饿狗离不得臭茅厕！”沈岫云欢喜的心情一下子阴沉下来。就像刚刚煮好一锅新米粥里掉进去几粒老鼠屎，又恶心又沮丧。“还在她家吗？”珠儿点点头。沈岫云在天井里急急地来回走了几步，一个念头是回去，堵住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。可这里怎么走得开？她气恼地甩袖子：“这账我记下了！”

沈岫云窝着一肚子火，气呼呼地往怡心院走，半道上就与柳子禹他们相遇了。沈岫云怔了一下，赶快把心情调整过来，笑吟吟地过来拉澄荷的手，把它放在手心里：“一看就是握笔杆子的！”澄荷觉得，沈岫云手有些粗糙，但很暖和，带有干茧的手掌将她的手捏得暖洋洋的。再看沈岫云，脸略宽，细眉大眼，算不上秀气，但也大方。刚才见到柳广靖，有些畏惧和不自在。但一见沈岫云，轻松了许多。

沈岫云牵着澄荷的手正要往里走。天井旁边的侧门里蹦出一个七八岁的男娃儿，一边跑一边嚷：“云姐姐，听说我哥的媳妇儿来了……”一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他不知所措。看到哥哥旁边站着个陌生的女子，傻了，没想到慌忙中自己就与哥哥的“媳妇儿”撞上了。

子禹也赶紧前来解围：“这是我弟弟子愚……”子愚满脸通红，小鼻梁上冒出细细密密的汗珠儿。看到柳蝶儿在那里挤眉弄眼嘲笑他，气急败坏地冲上去，给她狠狠一掌！然后飞快穿过长廊，跑掉了。

柳广靖与澄荷寒暄一阵，仍旧静不下心来，话题也没了。再看澄荷也有些拘谨，索性起身，说是每天出去打望是他必修的功课，耽误不得，澄荷的晚饭就由子禹和弟妹们陪着吃。柳广靖一出门，屋子里立马就闹腾起来，弟妹们嘴不停手也不停，说笑话，争着给澄荷碗里夹菜。澄荷觉得子禹的弟妹很有趣，笑的样子各不相同。柳蝉儿抿着嘴，“吃吃”地笑，两眼眯成了月牙儿。柳蝶儿的笑很响很脆，“咯咯咯”的，仿佛在旺火里蹦豆子，都传到天井外边去了。子愚憨憨的，笑的时候一捂肚皮，差点溜到桌子下面。

吃过晚饭，沈岫云带澄荷去歇息。红灯笼在回廊里亮起来。澄荷跟在沈岫云后面，拐弯，爬了长长的一坡石梯，来到一个天井。天井的圆门上写着“拥蟾院”，草书，不仔细还认不出来。进了院，对面的阁楼上亮堂堂的，灯光从一排镂空花窗里透出来，把一棵女贞树的叶子洒了一地，也洒在澄荷的衣服上。抬脚，脚上有，张开手，手心里也是密密麻麻的叶子。跟着沈岫云上上了阁楼。站在阁楼上，看月亮特别近，一伸手，就可以揽月入怀。刚过中秋，月亮依旧圆而光洁，就挂在老桂树的树梢上，把眼前这一片高低错落的瓦檐淡淡地勾勒出来，令人遐想。她正沉思，突然头顶上一声鸟叫：

“李贵郎！”

鸟声惨人！生生地把一个夜空撕裂了，两人猛地一个冷噤！还没来得及定神，那鸟又叫了一声，这下她们听清了，这鸟好像就在女贞树上。澄荷突然背心有些发凉：

“云姐姐，是啥子鸟啊？”

沈岫云也被这鸟叫了个透心凉。一家子其乐融融，只顾高兴，把刚才珠儿说的那码事都

忘了。这声鸟叫，又把它一股脑地唤了出来：“叫啥子嘛！哪个晓得你痴呢？”回头见澄荷一头雾水，赶紧说：“是阳雀，它在唤夫呢！我们大巴山有一个传说。阳雀是一个女人变的，她的丈夫叫‘李贵郎’，出门做生意时被人掠了钱财，砍成几块装在一个瓮里。她在家苦苦等，等不回去了，就出来寻找，夜夜呼唤丈夫的名字，直到秋天把嘴唇叫成了紫色才肯回去。”

澄荷看着沈岫云的脸色笑：“云姐姐，你把传说当真了？”沈岫云不说话了，无奈地摇头，提着红灯笼，开门，让澄荷进去。澄荷觉得，她心里一定有无法排解的心事。不便问，进去了。

一个宽大的房间，几盏桐油灯照亮了它的每一个细节：屋中央一张雕花木床，色彩艳丽，精美绝伦。床上整齐的叠放着几床铺盖，五彩缎面闪烁着斑斓的光泽。屋角一口巨大的木缸，腾着水雾，满屋弥漫着一种异香。

沈岫云一走，澄荷就褪去旗袍长袜，美美地泡在水缸里。屋子里的香味更浓了，水从她的毛孔里钻进去，驱走了她旅途的劳顿。她惬意地泡在水里，抬头欣赏屋子里的雕刻。

墙壁上雕刻的是几幅嫁娶图。说媒，相亲，送聘礼，做嫁妆，哭嫁，迎亲，花烛洞房……

看着，澄荷就想，按照大巴山的习俗当一回新娘一定很特别吧？自然就想起了子禹。子禹英俊，幽默风趣，又很温存。他身上那一股虎劲，让人觉得天塌下来也不过如此……进了庄园，结识了子禹的弟妹，还有云姐姐……澄荷感到一种美好的东西正从遥远的地方朝她走来，一点点临近……她闭了双眼，把水浇在自己身上，一遍一遍抚摸温润的肌肤，幸福就像缸里的水，淹没了她的全身。

安顿好澄荷，沈岫云叫上珠儿就往回走。门锁着，她以为李锦生还在朵朵家里没回来。心想胆子也太大了，敢夜不归宿了。转身就往后山。七拐八拐，到了朵朵家门口，正要踢门，发现门也锁着。伏在上面听听，没有动静。敲敲，还是没有动静。看样子是没有人。她问珠儿：“是亲眼看见他来的吗？”珠儿点头。沈岫云转身回家，开了门，进屋一看，抽屉扔在地上，木柜子里李锦生的衣服一件也没有了。怒火冲上沈岫云的脑门子：两人肯定是裹起跑了！她软软地跌坐在椅子上，眼泪跟着就流出来。珠儿摇她胳膊：“赶快给三老爷说，派上家丁，兴许还能追回来。”沈岫云听了，猛地站起来。站了半晌，又跌坐下去：“追回来他们还有好果子吃吗？”珠儿说：“管他呢？干捡实受！”沈岫云叹息了一声：“那朵朵也够可怜的……”珠儿还是愤愤不平：“你怜悯她，哪个怜悯你呢？”沈岫云口气蔫了：“他们虽是可恨，但硬要惊动三老爷，就只有下老鹰岩的分了！算了，算了，心不在，人追回来有啥用？我巴心巴肝的，到底还是没有把他拴住。”当着珠儿的面，泪水淌了一衣襟。

哭够了，沈岫云抱了床铺盖：“他走了，我一个人回来也没多大意思，我搬到庄园去住。”珠儿接过她的铺盖，两人锁了门，去了庄园。

在庄园门口，又遇到了杜兴来。他把一件衣服搭在肩上，露出油亮亮的腱子肉。他侧着身子靠在路边，给她们让路。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沈岫云想：真是年轻啊，这季节了还光着膀子。杜兴来看到珠儿抱着铺盖，心里嘀咕，咋连铺盖都卷过来了呢？再看沈岫云的脸拉了丈把长。杜兴来心里像喝凉水：到底是妇道人家，治得好锦屏庄园，倒不一定摆得平自家男客，他哪能让你把他拴在裤腰带上？咋样，链子挣脱了吧！

第二章

“子健又来信要钱了，还开口不小！”夏澄荷来锦屏庄园的那天晚上，二老爷柳广瀚的儿子打信来了，二老爷看了心里着急。柳广瀚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医学，回国后厌倦官场，带着几十箱书籍回到锦屏，办了“锦屏书院”和“布衣堂”诊所，过着悠闲清静日子。

柳子健的信内容很短，但意思很明白：要钱，急需一大笔钱！柳广瀚拿着信去找三老爷柳广沐。柳广沐是柳氏家族的族长，42岁，高大魁梧，气宇轩昂，是锦屏的一个传奇。他是庶出，按理不能做柳家的族长，但他却从小勤奋好学，深得父亲的喜爱。十多岁的时候，柳家生意上、政治上都面临困境，他少年才俊，帮父亲力挽狂澜，使柳家得以重振。当了族长之后，他立誓要打造一方清明和太平，他完善族规，惩恶扬善，成为威振一方的“柳青天”。

看了信，柳广沐笑着问二哥：“还是不说做啥子？”广瀚摇头。广沐粗略算算，按信上的数目，把这几年柳家所有的进项加起来，刚好。觉得有趣，就笑：“子健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！就按这个数，给他汇去就是。”广瀚却笑不起来：“把钱都给了他，让庄园这些人喝西北风？”广沐说：“大家紧巴些过呗。二哥，我知道子健是一个成大事的人，但凡他找我们要钱，必有用处，他不会浪费我们半个子的。柳家子弟中，他最有出息。子禹虽不错，但跟他爹一样，一心痴迷艺术，对啥都不感兴趣。”广瀚笑：“一娘生九子，九子九条心，哪有个个都想到一处的？那我就替他谢你了！”

第二天，柳广瀚醒得很早。他披了一件粗布衣衫，一开门，天空中灰蒙蒙的，秋风带着桂子的芳香扑面而来，冷得他打了一个寒战，一下就恢复了精神。“到底是秋天，风凉了。”他转身进屋，换了一件夹衣。他要打早到城里去，按子健信上所说的地址打钱。刚洗把脸，突然想起子禹的女同学来了，想去看看，犹豫了一下，算了，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还是给子健打钱要紧。

柳广瀚去了孙子柳昱途的房间。昱途是子健的儿子，生下来连名儿都没取，就被子健送回来，说是带着娃儿在外谋事很艰难。柳广瀚也乐得有个寄托，一晃就是五年。好在这孩子好养，送回来的时候瘦得像只大老鼠，经爷爷几年喂养，长得像个米头子。小床上，昱途嘴角淌着口水，呼呼地睡得正香。柳广瀚轻轻地亲了他一口，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喊：“昱途，起床背书了。”昱途伸了一个懒腰，口里嘀咕着，眯着眼睛四处摸衣服。

柳广瀚出去，听到“布衣堂”的药房里传来了药碾子的声音，知道徒弟谭光碌起床了。谭光碌双脚踩在碾子柄上，来来回回地碾着药。他心里高兴，这徒弟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从

不偷懒，虽是笨点，却肯上进。推门进去，对他招呼一声：“我要打早去锦山城，有人看病，轻微的你先应付着。”“您一个人去吗？”柳广瀚在院子里应了一声，走了。他每次给儿子寄钱都这样，不带随从，独来独往。子健素来是一个稳妥之人，柳广瀚也不愿意从他这儿出啥漏子。

刘生旺也早早地起来了，在宗祠的围墙上跑步。足下成吨重的青石块被磨得乌黑发光，炮楼上大大小小的弹痕，像出了天花的麻脸，沧桑而威严。墙外粗壮的藤蔓爬上来，在晨风中张扬着翠绿的枝条。他觉得，一上宗祠的围墙，自己就变得很渺小，像一粒小小的尘埃。从围墙下来，他照例要去大门口举石锁。大门口有一大一小两只石锁，小的一百多斤，生旺轻而易举就举了好几回。他不过瘾，搓着手掌，围着大石锁转了几圈。大石锁有二百多斤，除了三老爷柳广沐年轻的时候举过它之外，再也没有人动过它，底部已经长了厚厚的青苔。生旺拍拍练得硬邦邦的膀子，运了口气，抓起大石锁，一跺脚，把它高高地举过了头顶。放下来，后面就响起了掌声，一回头，柳广沐站在他的身后，朝他拍巴掌。

“好啊！总算又有人能把它举起来了。”他拍拍生旺的肩，看到生旺壮得像条牛，心里暗自欢喜。生旺是个孤儿，被二老爷的挚友了缘大师带出去云游。十岁那年，了缘来到锦屏庄园，柳广沐见这娃儿被了缘调教得十分机灵，又气度不凡，央求了缘把这娃儿留下。了缘看着生旺苦笑了一下，叹息着说：“因缘天定，就留下吧！”生旺也不愿离开锦屏，从此就成了柳广沐的贴身护卫。柳广沐把他视如己出，生旺不把自家当外人。十三年过去，生旺长得五

大三粗，又练得一身功夫。帮着柳广沐打理族中的事务，从未出过半点差错。柳广沐最信任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他二哥柳广瀚，一个就是刘生旺。

听到三老爷的掌声，生旺很兴奋。看着这只底部已经长了青苔的石锁，心里颇有一丝得意，脸上泛着红光。柳广沐受了生旺的感染，也来试试。他把身上的枪取下来交给生旺，搓搓手，也去搬那只石锁。柳广沐憋足了劲，满脸涨得通红，把石锁搬到齐腰就扔下了。吐口气，广沐叹道：“当年我轻轻松松就可以举几个来回，如今都搬不动了，岁月不饶人啊！”

两人正对石锁发着感慨，一个兵丁急匆匆地跑来：“三老爷，干柴棒的尸体挖到了！”柳广沐和刘生旺浑身一惊：“在哪里？”“在赵毛头的菜园坎下呢！”柳广沐朝石锁狠狠一脚：“狗东西！果然如此！”

干柴棒大名吴小五，打小背了个药罐子，枯瘦如柴。父亲在外做生意挣了些钱，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蒋菊儿。无奈一副病秧子身体无法满足激情澎湃的俏媳妇，两口子隔三岔五地打闹，干柴棒干脆就外出做生意去了。丈夫一走，一来二往，蒋菊儿就与隔壁的赵毛头有了些瓜葛。

干柴棒回来，发现媳妇有些不对劲，闲言碎语把耳朵灌了脓。



原先他三棒子打不出个闷屁，这回终于发了狠，关了门把蒋菊儿结结实实打了一顿，还在坝子里明晃晃地磨刀，看样子像要杀人。没想到第二天屋里就没有了声气，赵毛头没啥事，干柴棒却不见了。吴老爹过来问，蒋菊儿对着公公吼：“死起走了！”吴老爹又问：“去哪里？”蒋菊儿摔了门：“做生意去了！”吴老爹心里起了疑，儿子和媳妇扯皮，跟老爹又没仇，怎么出门一个招呼都不打的？联想媳妇的不检点，他越想心里越带疑，跑来对柳广沐说了。

“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柳广沐和刘生旺一起来到赵毛头家的菜园子。干柴棒的尸体被人们从一堆乱石里挖了出来，摆在菜地里，被一群绿头苍蝇包围着，恶臭熏得人干呕。

柳广沐走近了，一个兵丁凑上来，指着那群苍蝇：“全得这些蚊子呢！我这几天从这里路过，就看见它们在干干净净的石头上打堆，奇怪，就猜下面有腥臭东西。一扒开，哈个杂，果然……”

柳广沐拧着眉，对生旺说：“去！去把这两个毛狗强盗带到宗祠，关进地牢！”

赵毛头和蒋菊儿还在床上打皮绊！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了干柴棒，他们之间再也没啥障碍了，两人就由着性子整。早晨醒来，赵毛头伸手一摸蒋菊儿那两只软绵绵的奶子，欲望又起来了，胀得生疼。她迷迷糊糊地咕噜：“当饭吃啊？省着点，往后日子还长！”赵毛头掀了铺盖，把她的光溜溜的身子露在外面。他把她身下那一丛乱草拨开，伏着身子细看。他这个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汉见到女人都稀罕，现在一个女人就躺在他的床上，而且今后永远都是他的，不再受那个“三天打不湿，两天晒不干”的干柴棒管制了！安逸！

“轻点，把人弄疼了！”蒋菊儿捶了一下赵毛头的背，赵毛头没听见，动静更大了。蒋菊儿疼了几下，麻酥酥的感觉又上来了。他劲真大，几乎要把她压扁。以往干柴棒像一只刚起蒂的小黄瓜，在里面溜几下，就蔫了，让人不痛不痒的，难受。这样多好，跟她有仇似的，一下比一下狠，一下比一下重。安逸！安逸惨了！

蒋菊儿长一声短一声的嚎叫和赵毛头粗声的喘息，淹没了外面嘈杂的脚步声。“砰！”门被踢开了，一群兵丁冲进来，看到两人正赤身裸体扭成一团。赵毛头怔了一下，软了，从蒋菊儿身上栽下来。而蒋菊儿却瞪大眼睛，呆呆地看着突然闯进来的一群人，光着身子，也不晓得把铺盖扯过来遮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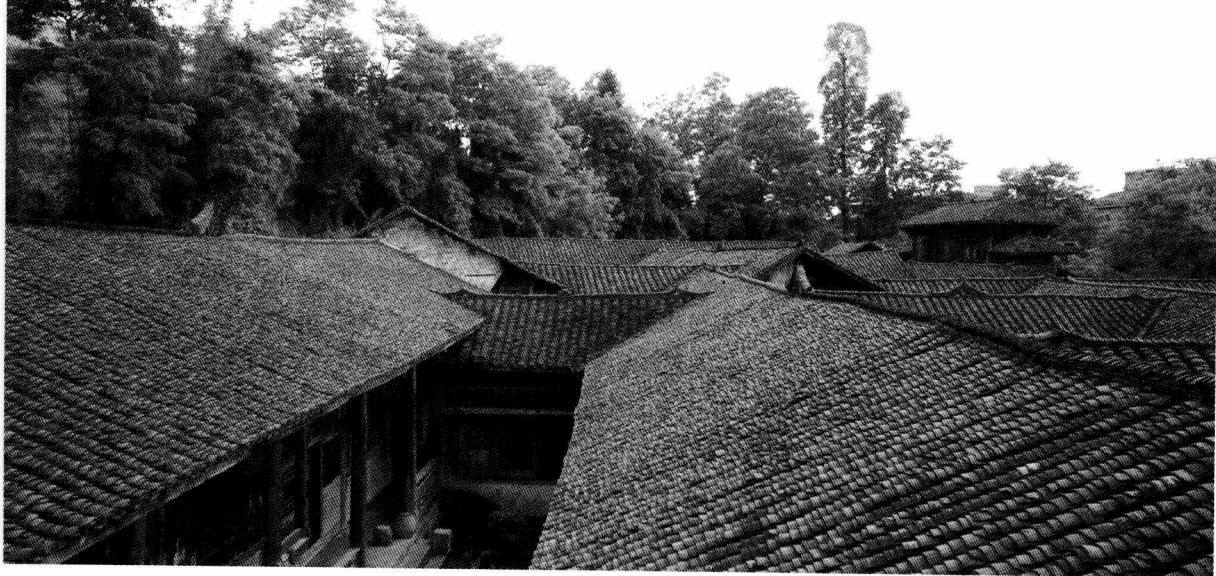
刘生旺把眼睛一闭，朝床上吼：“赶快起来，把衣服穿上！”

蒋菊儿拿眼色问赵毛头，赵毛头示意她镇静，不要慌张。大不了捉个好奸，犯不了死罪。蒋菊儿有了胆量就开始撒泼，出门就指着刘生旺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们私闯民宅，是哪家的王法？”刘生旺示意兵丁上去，把他们用麻绳捆起来。两人一路挣扎，经过菜园子时，他们看到土坎边围着黑压压的人群，吴老爹在那里哭天喊地，啥都明白了。他们两腿一软，再也嚎不出声来。

夏澄荷到锦屏庄园，原本不打算久留，不曾想却被二老爷留了下来。

晌午过后，子禹对澄荷说：“锦屏庄园里有一位世外高人。”既然有高人，哪有不拜访的？澄荷非让他带她去。子禹说：“这位高人就是我二叔。”

两人来到二老爷的锦屏书院。“锦屏书院”与“布衣堂”诊所在庄园的最东边，依山而建。古老的巴东木莲与书院的飞檐翘角遥相呼应。院内有口一丈见方的古井，碗口粗的泉眼潺潺



汹涌，在水中央盛开一朵白莲。这就是“石榴泉”。这眼泉不仅让柳家磨豆腐发了家，还在民国初年使锦屏庄园躲过一劫。当年，川军贺国强带着部队来到锦屏，想找锦屏庄园打点秋风，柳广沐刚刚当上族长，又正值盛年，血气方刚，拒绝了贺国强的要求。贺国强强攻不下，还损兵折将。一气之下，他把锦屏庄园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想把庄园渴死，困死。一个多月过去，贺国强人困马乏，里面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让人在院墙下喊话，不料，里面却扔出几条活鱼。一打听，才知道庄园里有一口古井，四季不竭。无奈，贺国强只好收兵回川。

澄荷掬一口井水，低头看自己的影子映在泉水里，清晰，俏丽。一阵风过，几片树叶飘入水中，荡起微微清波。自己的影子就像印在一块绢上，在水里随波起伏。

他们躺在桂花树下两张竹椅上。院子里繁花似锦，院坝里，土坎上，火红、乳白、浅黄的菊花开得正艳。澄荷想，老爷子爱花，心性一定是很高的。

柳广瀚汇了款，一路催着马车，匆匆就赶回来了。刚进院，看见两个年轻人躺在竹椅上正聊天。就开心地叫：“子禹，子禹……”听到后面有人叫，两人从竹椅上一翻身就下来了，一看，柳广瀚笑着朝他们走来。

“这位就是你的女同学吧？到底是留过洋的，气度不凡哪！”澄荷打量迎面走来的柳广瀚，他头发花白，面容清瘦和善，有几分仙风道骨，和她心中的世外高人十分吻合，赶紧接了话茬：“看您说的！我在国外见识了那么多，可还是喜欢中国的古典建筑。您这庄园，宏伟，壮观，精致，细腻……内涵丰富，韵味无穷，让人叹为观止！可惜，它养在深闺，世人知之甚少，依我看，它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！柳家的老祖宗和大巴山的能工巧匠真了不起！”柳广瀚听了澄荷的话，细细地打量了澄荷。这娃娃来事！说话像熨斗熨在衣服褶子上。柳家的子孙，对这园子大都表现出一种漠然。子健的心思不在上面，他把庄园看成是一种禁锢。少时就不止一次说过，他要冲出庄园，到外面世界里去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而子禹，身上太多富家公子的洒脱和浪漫。子若、子愚年幼，不谙世事。

柳广瀚邀澄荷去参观他的书房。子禹笑道：“今天我算跟你搭偏火，二叔的书房不是一般人能涉足的！你面子大呢！”澄荷与柳广瀚会心一笑，人和人讲缘，素不相识一见面，就有八辈子的交情。

十几间房子的四周全是书架，书架上挤满了各种书籍。柳广瀚从一口笨重的木柜里，拿出一大叠发黄的图纸。澄荷一把接过来：“这是锦屏庄园的建筑图纸吧？”

“是啊，庄园建筑的图纸都在里面，只可惜零零碎碎，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的。”

子禹说：“澄荷是学建筑的，正好帮我们整理一套完整的图纸！”

柳广瀚脸色凝重：“夏小姐，我带你来我的书房，正是这个意思。你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吗？即使庄园有一天遭遇不测，有一套图纸传世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哪！”

澄荷有些惶恐：“不会吧，它能遭遇啥子不测？”

柳广瀚沉吟半晌，就讲了空尘大师那一声叹息。澄荷并不全信，只是不忍拒绝老先生的请求：“我能行吗？”

“能，一定能，我第一眼看见你，就认定你了！”澄荷有些激动：“难得您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试试看。”

“好！好啊！”柳广瀚兴冲冲走到门外，“今天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啊！”他望着锦屏庄园，仔仔细细把它们看了个遍。看着看着，眼角竟然有些潮湿。

柳广瀚心里高兴，进屋，端出一套样式古老的紫砂茶具：“我这里有一罐紫叶青，一直舍不得喝，今天来贵客了，我们来尝尝！”澄荷第一次听说紫叶青，有些稀奇，拈了一根举在亮处看，那茶叶儿细细长长的，翠绿，上面有一层紫色的油润。柳广瀚开始温杯，洗茶。“这茶是自家产的，只在神仙谷口上有一块，终年被浓雾罩着，春分几天见着阳光……稀少，所以也珍贵。”一会，茶出味了，柳广瀚齐胸端给澄荷一杯：“今天子禹可是沾了你的光，平日里，我自己就喝老鸦岭的粗茶。”澄荷很庄重地接了茶，抿了一小口。先是舌尖一丝微苦，继而满口的芳香带着绵长的甜味。再抿一口，整个身心都被一种奇异的馥香包裹了。

品着茶，一阵风来，老桂树上的桂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洒在他们头上，身上，茶具上……院子里已经分不清是茶香还是桂花香，还是满院的菊香。这里可以俯视整个庄园，与老鸦岭上看到的相比，更真实，细腻。人畜的声音在其间萦绕，它不在天上，在地上真切地弥漫着人间烟火。这样的园子会遭遇不测？澄荷不信。

柳广瀚很快就在书院为澄荷收拾出一间房子，半头摆柳子禹的画夹，半头放置一个巨大的案桌，让澄荷绘图。澄荷不敢怠慢，锦屏庄园是一部宏篇巨著，能研读它，是难得的机遇和荣耀，即使用尽一生的时光也在所不惜。

澄荷就这样沉迷于锦屏庄园。柳广瀚领着她走遍了庄园的每一个角落，让她了解庄园里的院落，牌楼，走廊，古井，凉亭，拱桥，彩绘，楹联……每次回来，澄荷就坐在案边，对着一堆图纸发着呆。

第 三 章

忙过一阵，柳广沐总算腾出手来，处理关在地牢里的赵毛头和蒋菊儿。清晨，他早早来到宗祠的大殿，坐在案桌前，冷冷地环顾空旷静寂的大殿。案桌下面是块专跪人犯的大青石，名曰“过失桥”。柳广沐接任族长之后，在这里审讯过几十个人犯，其中最多的一次下面跪了十多个，全是些烧杀抢掠的棒老二。

锦屏山大人稀，匪患已有二百多年历史，百姓常遭抢掠，苦不堪言。三年前，柳广沐带兵剿匪，经过四十多天的惨烈战斗，捣毁了世代盘踞在公母山的棒老二头子穆麻子的老巢，救出了二十多名良家妇女。穆麻子带着十几个随从仓皇逃到“命门关”，凭着天险逃过一劫，从此不敢侵扰锦屏地界。就在这个大殿上，柳广沐亲审了穆麻子的得力干将二和尚，并将他和十多个顽固不化的匪首押出去，掀下老鹰岩。

几个兵丁将赵毛头和蒋菊儿从地牢里拖出来，扔在柳广沐脚下。柳广沐看了看，心里厌恶，眉头一皱：“把头抬起来。”赵毛头和蒋菊儿把头抬了起来，不敢看柳广沐的脸。锦屏人都说，凡是跪在柳广沐面前的人犯，大都不敢正视他的目光。他的目光可以一直看到人的肺腑，看穿所有的心思和妄想。

柳广沐双眼盯着他们，一言不发，看得他们心惊肉跳。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大殿内挤满了黑压压的人，一片死寂。“哐当”一声惊堂木响起，柳广沐从胸腔里迸出一个字：“说！”。

赵毛头哆嗦着，回头看看蒋菊儿，蒋菊儿已经将脑壳垂到了地上。事已至此，他不敢抵赖，竹筒倒豆子，一下倒干净了。

自古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柳广沐听完，对着下面一声大喝：“打开承恩门，老鹰岩行刑！”刹那间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牛角号铺天盖地响起来，大殿的空气骤然紧张了。

子禹远远听到了一阵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心里一惊：“难道今天宗祠要行刑？”赶紧拉了澄荷的手：“走，我们到老鹰岩去看行刑去！”澄荷使劲把手往后面缩：“不去，不去，吓死人了！”柳子禹使劲拽她：“怕啥？不用刀也不用枪，把人从老鹰岩上掀下去就完事了。”

澄荷迟疑着，心里有些好奇，最后还是应了。子禹便拉着她一路小跑去了宗祠，一群兵丁架着赵毛头和蒋菊儿从“承恩门”出去。子禹指左边的大门给她看：“宗祠左边的大门叫‘望华门’，是生门，大殿上审判无罪的人从‘望华门’出去，无罪回家。右边的大门叫‘承恩门’，是死门，被判死罪的人就从‘承恩门’出去，直通神仙谷的老鹰岩……”

出了承恩门，从一条古树掩映下的青石板小径过去，视线开阔了，两道耸立的山崖和一